

子才流風

纪晓岚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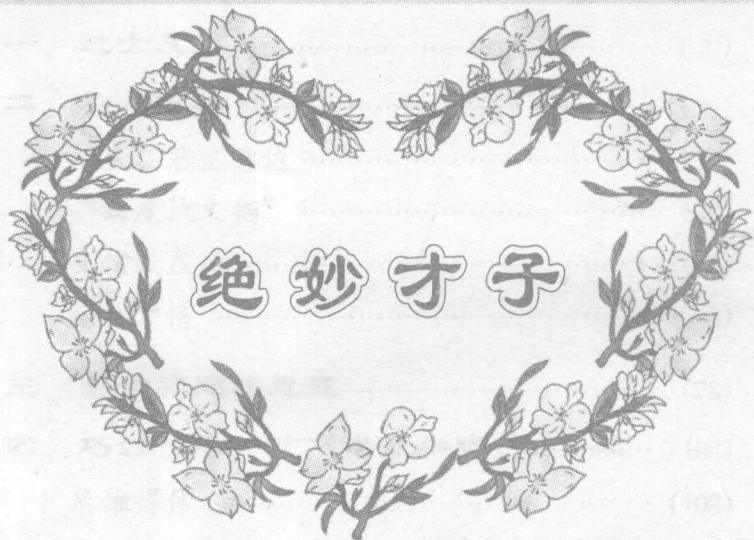
纪晓岚全书

主编 马松源

第二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绝妙才子



目 录

- 一、进士及第 (3)
- 二、初入翰林 (36)
- 侍从在君主身边 (36)
- “四度执文柄” (39)
- 交谊戴东原 (44)
- 翰林才情 (48)
- 三、督学福建才思显 (78)
- 四、巧妙侍君，才华半显半晦 (108)
- 恭维得体 (108)
- 助成盛世 (112)
- 突出“今上”，反被虎咬 (116)
- 悄然生惧，时虑跌蹶 (119)
- 躲过文网之劫 (122)
- 进退维谷，左右弥补 (125)
- 归美圣上 (128)

机警过人，发配乾隆	(131)
扈驾南巡赞“瘦马”	(157)
伴君如伴虎	(195)
应对有术	(198)
独负辛酸“不逾矩”	(202)
侍读学士显才华	(205)
逞才东岳	(231)

五、旷世奇才纪晓岚

两次改诗	(263)
烟杆归宿	(264)
拦巷写诗	(265)
巧辩群臣	(266)
十“一”诗	(267)
南北通州联	(269)
悼刘统勋	(272)
两念白文	(274)
螃蟹解饒	(275)
独自负责	(282)
典当通道	(287)
借金擒盗	(289)
无字胜诉	(291)

智识盲贼	(292)
杀蟒平冤	(294)
智擒内贼	(296)
随机应变	(297)

六、黄河改道

(300)

惊闻决堤	(300)
争抢榆叶	(305)
决堤惨景	(309)
应声虫	(313)
智斗老财	(316)
两句诉冤	(318)
智服巫师	(320)
巧治菜霸	(322)
智夺水井	(324)
以鞋抵帽	(325)
智斗洋人	(327)
深井辨尸	(329)
查疑伸冤	(331)
引盗串供	(332)
招募擒凶	(334)
引蛇出洞	(336)

疤痕做证	(337)
智识假雷	(339)
飓风卷女	(340)
请神破案	(342)
田契争执	(344)
赏钱送贼	(346)
判案护民	(347)
巧辩乾隆	(349)
白纸祷文	(351)
力救诤臣	(352)
寿面断案	(360)
训斥洋人	(362)
佛门擒凶	(364)
牙签换壶	(365)
一叶追凶	(367)
猫咪侦探	(369)
乩仙留笔奸人害	(370)
扼杀文化典籍	(387)
十年辛苦尽徒劳	(405)

七、《四库全书》总纂官	(422)
难得的总纂官	(422)

受赐宫女	(426)
喜得佚诗	(429)
两脚书库	(430)
不识字者乐	(432)
受命编纂四库全书	(435)
朋三友四尽编书	(449)



纪晓岚手栽古藤

一、进士及第

纪晓岚婚后，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东光岳父马周篆家，与东光李云举、霍养仲等人，在“生云精舍”读书，授业的便是《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提到的“东光李又聃先生”。后来，他将家眷带到北京，定居在父亲纪容舒为他新买的一座院落里，并建起了几房书斋，供他读书之用。这时的生活，不再是枯燥无味。读书斋馆，夫人马月芳常在一旁陪伴，夫妻俩唱和不断，倒是其乐融融。聪明美丽的倩梅，已被纳为妾室，对他体贴得圆满周到，处处可意。最使他兴致盎然的，是同文社里的文友们的交游往来。

他到了北京，为了增长学识，扩大见闻，交流心得，便和刘墉等一帮年少学优的官宦子弟结交往来，结成了“文社”。文友们常聚在一起，研讨经史，比赛诗文，谈今论古，褒贬时事。纪晓岚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谈锋锐利，旁征博引，恢宏恣肆，常以排山倒海之势，力冠群“儒”，不久，这位少年才子便名噪京城。

众人喝彩时的激动、才华展露时的兴奋，更促使他奋发攻读，锐意穷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每次文社聚会，他常有宏论阐发，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相传流布的是他那些诙谐机警的辩词对语，让人玩味无穷。

那次文社中论诗，争论起古诗的弊病。纪晓岚坚持古诗多“病”之论，说古人古诗，若细心探究，常常会发现一些

不妥。吴惠叔相诘为难，脱口说道：

“杜牧《清明》一诗，历代传为绝唱，请年兄你来批评，此诗弊病何在？”

众人听了，暗暗咂舌。纪晓岚总不服人，见吴惠叔发难，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振振有词地说：

“此诗有‘病’，‘病’在‘上焦’，‘头火’太盛，宜清其上。”

说完他狡黠地一笑。众人迷惑不解，要他详细解释。他便继续说道：

“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不宜用‘清明’二字。诸君试想，如果别的时节下雨，而清明节反倒没下，这句岂不是‘空了’。若改为‘时节雨纷纷’，哪个节下雨，便指哪个节了，岂不更好？！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二字也属多余。请问，哪个行路之人，不在‘路上’行走，没有必要点明‘路上’。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借问’二字更是不妥，路边有人，可以问路，如若路边无人，这路怎么问呢？‘酒家何处有’，自有问意在內，则是有人问人，无人便是自问，这样最妥。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二字更为欠佳。行路之人，见人即问，如遇到耕夫、樵夫、渔翁、村姑等等，都要问的，哪有专拣牧童问路的道理；再说，还可能一个人也遇不到，自己望见酒帘飘动了。只留‘遥指杏花村’几字，则为有人问人人答，无人也可自问自答。这样清理句首之后，便成为：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赘瘤已除，简洁优美！”

众人听完，哈哈大笑。大家不计较他的诗论、诗理是对

是错，感兴趣的是他这一席雄辩。这时，吴惠叔又用杜甫的《四喜诗》向他发难，说道：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样的佳作，有没有可挑剔的地方？”

“有。”晓岚不假思索，“病与清明诗相反，是‘上焦太虚，宜补其上’。应改作：‘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大家觉得有趣，要他讲讲其中原因。他便笑嘻嘻地解释起来：

“早了三月五月，是旱。早上半年两年也是旱，人们都要急切地盼降甘霖。但和大旱十年相比，程度就差远了，大旱十年之后，下了一场大雨，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他乡遇故知’一句，也是如此，离家乡三百里五百里，遇到故旧相知，当然高兴，离家万里之遥，遇到相知之人，那就高兴之极啦！男子娶妻，人生常理，但和尚是不许婚配，如能娶到妻子，则比常人结婚要欢喜诸多倍呀。监生的功名，是用金银钱财捐来的，多数人才学浅薄，若能金榜题名，当比一般读书人更来得不易，岂止是欢喜，那可大喜过望了！”

纪晓岚夸夸其谈，故意曲解诗文，插科打趣。房里笑声不止，他这回出尽了风头。最爱和纪晓岚开玩笑的，是他的好友刘墉。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是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长子，比纪晓岚年长4岁，是一位将门虎子，自幼聪慧过人，如今20刚过，已学识非常渊博，是闻名京城少年俊才。这次刘墉没有多说话，要等下次聚会时，让纪晓岚出一出丑。

时间不久，又值文社兴会，刚谈完诗文，刘崇如便说研

究一下字学。他在纸上写下一个“矮”字，让纪晓岚讲讲这个字的音、义。众人不解其意，在一旁冷眼观看。纪晓岚莫名其妙，看看刘墉，倒是一本正经的，又看看那个‘矮’字，并没有奇怪之处，便说道：

“这字是高矮的‘矮’。矮者，身材短也。”说到此处又问刘墉：“崇如兄，这有什么好问的？”

“不对，应读为‘射’，其实这就是射箭的‘射’字。”刘墉用手指着那个‘矮’字，郑重地说着。

“崇如兄，岂有如此颠倒之理？”纪晓岚哪里肯服他。

刘墉不紧不慢地说：“这不是为兄的颠倒，而是你的先生不高明，耽误了你这当弟子的。”

纪晓岚满脸通红，心里清楚是刘墉有意奚落他，一时又不知从何处反讥，只好耐着性子，说道：

“如此说来，崇如兄的先生，当有高明的教诲喽？那么，我今天倒要领教一下崇如兄的解释。”

刘墉仍是不慌不忙地说：

“那好吧，为兄今天给你补补课，这一课就叫‘说文解字’。”他用手指着那个“矮”字说，“这个字读如‘射’，从委从矢，委者放也，矢者箭也，放箭为射，故应是‘射箭’之‘射’。”

说完他又在纸上写了一个“射”字，坚持着说：“此字可读作‘矮’，从身从寸，身只寸高，不正是矮吗？”

他这么一讲，把大家逗得哑然失笑，禁不住连连称绝，有人说：“纪才子，服气了吧？”

“好！”纪晓岚口中说道。他也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个“出”字，让刘墉看是何字。刘墉说：“出入的‘出’

呀！”

纪晓岚摇摇头：“料你也念不对，才读书几年，哪会有这么大的学问。”

刘墉心里明白，纪晓岚不服气，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事已至此，由他说去吧。

纪晓岚笑眯眯地说：“这字有两读，一读‘轻重’之‘重’，一读‘重叠’之‘重’。”随即，他又写出一个“重”字，指着说：“此字才读作‘出入’的‘出’呢！”

众人都围上来打趣，问他作何解释，纪晓岚笑道：

“重（出）者，二山也，山上加山，两山相叠，读作‘重叠’之‘重’。一座山本已很重，再加上一山，那就重不可比了，故又读‘轻重’之‘重’！”他再指着‘重’字，继续说道：“上千下里，合为‘出’（重）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居家而不出，何以致千里，故应读作‘出入’之‘出’字。”

众人听完，又是欢笑不止。刘墉笑道：“如此看来，我这一课补得很好，你的长进很快！”大家又接着笑起来。纪晓岚这回也不再反驳。

很快就到了乾隆甲子年，考期临近，纪晓岚从北京回到家乡，参加这年的科试。清时的制度，每届乡试之前，一省的提督学政要巡回本省所属州府，举行科试，俗称科考。科考合格的生员，才有参加本省乡试的资格。

纪晓岚寄宿到河间府学，要在这里温习两月，然后参加考试。在这里，他遇上了戈源。戈源字仙舟，家住献县城里。两人一拍即合，情趣相投，于是形影不离，在河间闹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笑话。

这天，纪、戈二人到河间街上闲游，刚过十字街口，看到他们的一位同学正大摇大摆地向前走。这人叫邵思德，是河间府学的生员。这时，从邵思德的对面，走来一位20多岁的少妇，生得容颜俏丽，眉目含情，香腮带笑。邵思德见少妇走近，便在街心停下来，盯着少妇上下打量。少妇与他错肩而过，邵思德也随之转身，跟在了少妇后面慢慢行走，两眼滴溜溜乱转，贪婪的神情将他眼馋心急的丑态暴露无遗，活像一只馋猫盯上了一块儿不能到口的鱼饵。

纪晓岚、戈仙舟将此事看在眼里，不由得相视一笑。转眼见少妇已从他二人身边走过，邵思德仍跟在少妇身后。他俩迎着邵思德停下脚步，意欲同邵思德打个招呼，调侃几句。可是邵思德一心一意地盯着少妇，哪里将他们二人看到眼里。

邵思德走近了，纪晓岚也不躲闪。正当邵思德与纪晓岚擦肩而过时，纪晓岚忽然伸腿一绊，邵思德“叭”的一声倒在了地上。邵思德没顾得思想脚下发生的事情，慌忙起身，嘴里向身边的人道歉，眼睛却不停地盯着少妇远去的影子。纪、戈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邵思德这才注意到站在眼前的是他两位同窗。

回到府学，邵思德才回味过来，是纪晓岚使了一绊，将他跌倒在地，使他丢掉了跟踪的念头，最终没能弄清少妇住在哪处屋舍，心中说不出的懊恼，于是他就寻找机会，要整治一下这个坏小子。

邵思德出身在富贵之家，生得身高体胖，在府学里却孤傲不群，常与同学发生口角。有几个年少力薄的生员，曾吃过他的苦头。纪晓岚看邵思德已经衔恨在心，便与戈仙舟商



量，来个先发治人，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也为同学们出出气。

一天午饭时，邵思德正在纪、戈二人的近处。戈仙舟眨眼一笑，俯在纪晓岚耳边私语起来，却有意让邵思德听个清楚。戈仙舟说：

“这几日午间，在学院前面的大柳树下，总有个美貌的小娘子，歇息在荫凉里，看其左右顾盼之状，定是久闷深闺，在此寻觅情郎，欲求欢会，我等何不觑个机会，与他调笑？”

“不可，不可。”纪晓岚摇摇头，“考期临近，我等温书为要。”

这一说一答，邵思德听得句句真切。表面上若无其事，心思早已想入非非了。等同学们都已午睡，邵思德便借故走出府学大门。

府学位处河间城的东南角，学院外面有一方池塘。池中荷撑绿伞，莲掌红灯，蛙鸣鱼戏，好不悠闲；四周茂密的芦苇，翻动着绿色的波浪。池塘那面，一行依依的垂柳，摇摇摆摆，飘飘荡荡。柳丝拂水，鸟语蝉鸣，颇有情致，是夏日纳凉的好去处。邵思德踽踽独行，看到这美丽的景色，想着那俏丽的佳人，更是春情荡漾，匆匆绕过池塘，钻到柳荫之下。看这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邵思德怅惋地犹疑起来，但又不忍心离去，便倚在树上观望。

正在他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树林的尽头传来叮当的铃声。邵思德扭头一望，不由得心中一喜，一颗心怦怦地，要跳出胸外。只见迎面走来一头小驴儿，驴上坐着一位浓妆艳抹、俏丽妩媚的女子。邵思德站在那里一时发起呆来，不

